

鍾肇政獲總統文化百合獎

◎ 王 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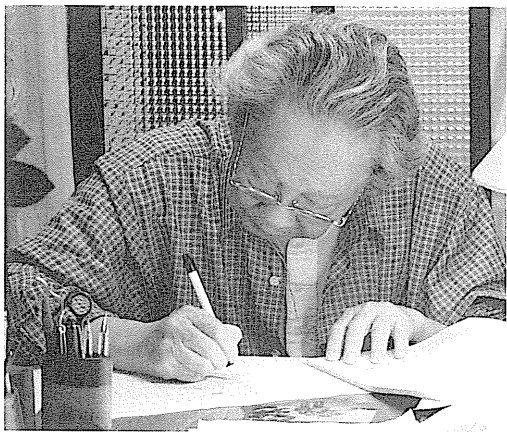


圖 37 鍾肇政獲總統文化百合獎。(王婕 提供)

第二屆總統文化獎中具有「終身成就獎」意義的百合獎，在評審委員的一致推崇下，由台灣文學界的客家大老鍾肇政獲得。為體恤鍾肇政先生八十歲的高齡，陳總統及文化總會特地将頒獎典禮設於中壢藝術中心，讓近年已鮮少出席公開場合的鍾老倍感溫馨。

歷經異族統治與帝國主義，走過獨裁專制與白色恐怖，以一股不服輸的毅力與勇氣，背負著為台灣人民寫出血汗歲月的使命，鍾肇政——這位用一生歲月筆耕，打造無數既平凡又偉大故事人物的大河文學開創者，除了紀錄台灣人的故事之外，更讓世人見識到台灣文學的爆發力！當問及鍾肇政先生得獎的感想，他笑笑說：「還是很開心啊！」接著又繼續說：「我早期是退稿專家啊！寄出去的稿件常

常原封不動的又被退了回來，一直到一九六〇年初《魯冰花》的連載成功，才讓我文學路露出了一點曙光。……現在可以得獎，我當然開心啊！」詼諧的言語及爽朗的笑聲中卻道盡了堅持在台灣文學之路的苦難與艱辛！

鍾肇政的文學一直被文學界評為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他堅持台灣人應該寫台灣這片土地的故事。六〇年代鍾肇政最具代表性的兩部長篇小說產生了——開啓大河小說先例的《濁流三部曲》以及《台灣人三部曲》。這兩部小說，除了細膩地描寫小人物的故事之外，也刻劃出當時台灣人民對大環境的矛盾情節。在百合獎頒獎典禮上鍾肇政說：「許多人都說我寫的《插天山之歌》之中的男主角，對當時的大環境漠不關心，從頭到尾什麼事情也沒做，跑到山裡面去——然後，把一個年輕女生的肚子搞大了！」隨後他又用肯定的語氣接著說——「這是一個熱愛台灣的青年對當時的不滿所表現出來的無言抗議！也是像我自己當時的心態，面對當時警備總部的長期觀察，我真的很害怕！也許有一天我也將會沒有地方可以逃啊……也只能往山上跑！跑到山上躲避當時的危險政局！」——鍾肇政在頒獎典禮上的得獎感言簡潔有力，卻掀起了許多當年白色恐怖陰影下的記憶，也呈現了當時他與現實為敵的掙扎心理。

《濁流三部曲》以及《台灣人三部曲》兩部鉅作創作的前後20年間，鍾肇政有許多中短篇也相繼在此一階段完成出版，包括：《大壩》、《大圳》、《馬黑坡風雲》、《望春風》、《馬利克灣英雄傳》……等將近50部的小說及翻譯作品。除了對自我創作上質與量的嚴格要求之外，鍾肇政更在當時戒嚴體制的壓力之下堅持籌組《文友通訊》。《文友通訊》匯集了當時對台灣文學有相同喜好與使命的文友們，交換寫作心得並相互鼓勵，也讓當時被視為禁忌的台灣文學有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除此之外，幾乎於同時的1976年及1978年，鍾肇政接下當時吳濁流所創辦的《台灣文藝》、及擔任《民眾日報》副刊部主任。就在《台灣文藝》及《民眾副刊》

的兩大發表園地存在的同時，鍾肇政發掘了台灣文壇的新星，也讓台灣文學的新生代展露了頭角。但現實生活的窘境讓《台灣文藝》難以繼續堅持文學理念，鍾肇政接手的六年之後，新的繼承者改變了其風格，轉變為以批判性議題為主體的雜誌，再加上隨著《民眾日報》副刊受到當時政局強迫改版的壓力之下，新生代的作家們失去了發表園地，這種情況讓大部分的台灣文學的新興作家放棄了走文學之路的夢想——這段過往也成為了鍾肇政的憾事之一。

1978年退休後，除了在文學的戰場上繼續開疆闢土，邁入中年的鍾肇政也開始了人生另外一場的戰鬥——社會運動！客家母語的流失，對鍾肇政而言是一



圖 38 鍾肇政部份作品書影。(許玉潔 攝)

白先勇獲第七屆 國家文藝獎

◎ 陳思嫻

件急迫且必須被政府及客家人民認同的議題——他躍上了最前線在群眾中奔走，讓當時的政府單位以及客家族群們正視到了客家文化即將流失的危機，進而成立了「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而後，鍾肇政先生更帶領著客家鄉親走上街頭爭取「客家電台」的設置。現在行政院成立了客家委員會，客家人尊稱的「鍾老」是最開心的，他相信，在政府及民間的相互的配合以及努力之下，美麗的客家文化和語言是不會消失的。

2003年對鍾肇政而言的確是豐碩且美好的一年，除了總統文化獎的殊榮之外，桃園縣立文化中心所出版的35集《鍾肇政全集》（目前將追加印製37集）陸續編排及印製完成，《歌德激情書》的出版，以及歲末由清華大學主辦的「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的圓滿落幕……一件又一件的台灣文學盛事不但是鍾肇政一生心血所累積的果實，這些象徵台灣文學得到認同的指標，更是激勵著台灣文學創造者、耕耘者與實踐者的鬥志！至今，得獎無數的鍾肇政，依舊懷抱著對文學的熱情，甚至語出驚人的表示，80歲的他還想要寫《歌德激情書》的續集！

抱著也趕在這豐收的一年出生的曾孫，鍾肇政得意的說：「阿太寫的書好多好多……疊起來比阿太站起來還要高喔！」



圖 39 白先勇獲國家文藝獎。（文訊雜誌社提供）

2003年「第七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由白先勇獲得。評選會認為白先勇的創作：「對戰後台灣社會特殊階層人物，充滿人性關懷，作品融入古典小說與西方現代小說的精髓，具有原創性與藝術性。」最功不可沒地，就是六〇年代，白先勇及其同好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引進了不少西方現代思潮，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台灣文學研究者張恆豪，在第七屆國家文藝獎得獎者成就座談會中表示，白先勇筆下的人物，大多是從大陸來台人士的生活，雖然白先勇本身在台灣居住的時間不長，但是白先勇的作品是「時代的側影」，並不能以居留的時間判斷或抹滅白先勇對台灣文學的貢獻和影響力。